

古今文綜

野居書贈

古今文綜 第二部 書牘贈序之屬

第九冊

目錄

第一編 書牘類

第二章 敘事之書中

(丙)論政

唐韓愈與鄂州柳中丞書

唐韓愈再與鄂州柳中丞書

宋蘇洵上韓樞密書

宋王安石上杜學士書

宋王安石與馬運判書

宋王安石與趙禹書

宋朱熹上宰相書

清袁枚與延綏將軍書

清魯一同與左逸民第二書

清魯一同乙卯四月復戴孝廉書

清王詒壽與諸暨義軍統領包君書

清趙銘與李恣伯同年書

(丁) 雜論

梁武帝答陶弘景論書書二

唐劉子玄上蕭至忠書

唐李陽冰上李大夫論古篆書

唐韓愈答劉秀才論史書

唐柳宗元答韓愈論史官書

唐白居易與濟法師書

宋王安石答韶州張殿丞書

宋王安石答段縫書

清汪琬與人論墓誌銘篆蓋書

清沈彤與顧肇聲論墓銘諸例書

清惲敬上陳笠帆先生書

清孔廣森與裴編修論篆第一書

清孔廣森與裴編修論篆第二書

清洪亮吉與錢季木論友書

清劉嗣綰與張臯聞書

清李慈銘復傅節子書

(戊)辨駁

漢陳琳爲曹洪與魏太子書

陳武帝答貞陽侯書

陳徐陵在北齊與楊僕射書

陳徐陵答周處士書

唐韓愈答呂鑒山人書

宋王安石答司馬諫議書

明史可法復清多爾袞書

清魯一同與左逸民書

清彭兆蓀答李洪九進士書

清李慈銘與譚仲修書

古今文綜

第二部 書牘贈序之屬

第九冊

杭縣張 相譔錄

杭縣姚漢章閱訂

第一編 書牘類

第二章 敘事之書中

(丙)論政

識時務者是爲俊傑。盱衡世變。馳騁其辭。談兵事。覈吏治。量國費。

備荒政。策外交。犖犖大端。洞見癥結。或上言獻替。或私居商榷。爲隨爲激。所持各異。要之詰屈究盡。可見施行。彥和所謂取象於夫。貴在明決者也。錄昌黎老泉以下凡十二首。

唐韓愈與鄂州柳中丞書

淮○右○殘○孽○尙○守○巢○窟○環○寇○之○師○殆○且○十○萬○瞋○目○語○難○自○以○爲○武○人○不○肯○循○法○度○頡○

頡作氣勢竊爵位自尊大者肩相摩地相屬也不聞有一人援桴鼓誓衆而前者
但日令走馬來求賞給助寇爲聲勢而已閣下書生也詩書禮樂是習仁義是修
法度是束一旦去文就武鼓三軍而進之陳師鞠旅親與爲辛苦慷慨感激同食
下卒將二州之牧以壯士氣斬所乘馬以祭蹠死之士雖古名將何以加茲此由
天資忠孝鬱於中而大作於外動皆中於機會以取勝於當世而爲戎臣師豈常
習於威暴之事而樂其戰鬪之危也哉愈誠怯弱不適於用聽於下風竊自增氣
誇於中朝稠人廣衆會集之中所以羞武夫之顏令議者知將國兵而爲人之司
命者不在彼而在此也臨敵重慎誠輕出入良食自愛以副見慕之徒之心而果
爲國立大功也幸甚幸甚

唐韓愈再與鄂州柳中丞書

愈愚不能量事勢可否比常念淮右以靡弊困頓三州之地蚊蚋蟻蟲之聚感凶
豎煦濡飲食之惠提童子之手坐之堂上奉以爲帥出死力以抗逆明詔戰天下

之兵乘機逐利四出侵暴屠燒縣邑賊殺不辜環其地數千里莫不被其毒洛汝襄荊許潁淮江爲之騷然丞相公卿士大夫勞於圖議握兵之將熊羆貔虎之士畏懦蹙縮莫肯杖戈爲士卒前行者獨閣下奮然率先揚兵界上將二州之守親出入行閒與士卒均辛苦生其氣勢見將軍之鋒穎慄然有向敵之意用儒雅文字章句之業取先天下武夫關其口而奪之氣愚初聞時方食不覺棄匕箸起立豈以爲閣下眞能引孤軍單進與死寇角逐爭一旦僥倖之利哉就令如是亦不足貴其所以服人心在行事適機宜而風采可畏愛故也是以前狀輒述鄙誠眷惠手翰還答益增欣悚夫一衆人心力耳目使所至如時雨三代用師不出是道閣下果能充其言繼之以無倦得形便之地甲兵足用雖國家故所失地旬歲可坐而得況此小寇安足置齒牙間勉而卒之以俟其至幸甚夫遠徵軍士行者有羈旅離別之思居者有怨曠騷動之憂本軍有饋餉煩費之難地主多姑息形迹之患急之則怨緩之則不用命浮寄孤懸形勢銷弱又與賊不相諳委臨敵恐駭

難以有功。若召募士人。必得豪勇。與賊相熟。知其氣力。所極無望。風之驚愛。護鄉里。勇於自戰。徵兵滿萬。不如召募數千。閣下以爲何如。儻可上聞行之否。計已與裴中丞相見。行營事宜。不惜時賜示。及幸甚。不宣。愈再拜。

宋蘇洵上韓樞密書

太尉執事。洵著書無他長。及言兵事。論古今形勢。至自比賈誼。所獻權書。雖古人已往成敗之迹。苟深曉其義。施之於今。無所不可。昨因請見。求進末議。太尉許諾。謹撰其說。言語朴直。非有驚世絕俗之談。甚高難行之論。太尉取其大綱。而無責其纖悉。蓋古者非用兵決勝之爲難。而養兵不用之可畏。今夫水激之山。放之海。決之爲溝。塍壅之爲沼。汙是天下之人能之。委江河注淮。泗滙爲洪。波瀦爲太湖。萬世而不溢者。自禹之後。未之見也。夫兵者。聚天下不義之徒。授之以不仁之器。而教之以殺人之事。夫惟天下之未安。盜賊之未殄。然後有以施其不義之心。用其不仁之器。而行其殺人之事。當是之時。勇者無餘力。智者無餘謀。巧者無餘技。

故其不義之心。變而爲忠。不仁之器。加之於不仁。而殺人之事。施之於當殺。及夫天下旣平。盜賊旣殄。不義之徒。聚而不散。勇者有餘力。則思以爲亂。智者有餘謀。則思以爲奸。巧者有餘技。則思以爲詐。於是天下之患。雜然出矣。蓋虎豹終日而不殺。則跳踉大叫。以發其怒。蝮蝎終日而不螫。則噬齧草木。以致其毒。其理固然。無足怪者。昔者劉項奮臂於草莽之間。秦楚無賴子弟。千百爲輩。爭起而應者。不可勝數。轉鬪五六年。天下厭兵。項籍死而高祖亦已老矣。方是時。分王諸將。改定律令。與天下休息。而韓信黥布之徒。相繼而起者。七國。高祖死於介冑之間。而莫能止也。連延及於呂氏之禍。訖孝文而後定。是何起之易。而收之難也。劉項之勢。初若決河。順流而下。誠有可喜。及其崩潰。四出放乎數百里之間。拱手而莫能救也。嗚呼。不有聖人。何以善其後。太祖太宗。躬擐甲冑。跋涉險阻。以斬刈四方之蓬蒿。用兵數十年。謀臣猛將滿天下。一旦卷甲而休之。傳四世而天下無變。此何術也。荆楚九江之地。不分於諸將。而韓信黥布之徒。無以啓其心也。雖然。天下無變。

而兵久不用。則其不義之心蓄而無所發。飽食優游。求逞於良民。觀其平居無事。出怨言以邀其上。一日有急。是非人得千金。不可使也。往年詔天下繕完城池。西川之事。洵實親見。凡郡縣之富民。舉而籍其名。得錢數百萬。以爲酒食饋餉之費。杵聲未絕。城輒隨壞。如此者數年而後定。卒事官吏相賀。卒徒相矜。若戰勝凱旋而待賞者。比來京師遊阡陌間。其曹往往偶語。無所諱忌。聞之土人。方春時尤不忍聞。蓋時五六月矣。會京師憂大水。鋤耨畚築。列於兩河之壩。縣官日費千萬。傳呼勞問之聲不絕者數十里。猶且眊眊狼顧。莫肯效用。且夫內之如京師之所聞。外之如西川之所親見。天下之勢。今何如也。御將者天子之事也。御兵者將之職也。天子者養尊而處優。樹恩而收名。與天下爲喜樂者也。故其道不可以御兵。人臣執法而不求情。盡心而不求名。出死力以捍社稷。使天下之心繫於一人而已。不與焉。故御兵者人臣之事。不可以累天子也。今之所患。大臣好名而懼謗。好名則多樹私恩。懼謗則執法不堅。是以天下之兵豪縱至此。而莫之或制也。頃者狄

公在樞府。號爲寬厚。愛人狎昵士卒。得其歡心。而太尉適承其後。彼狄公者。知御外之術。而不知治內之道。此邊將材也。古者兵在外。愛將軍。而忘天子。在內。愛天子。而忘將軍。愛將軍。所以戰。愛天子。所以守。狄公以其御外之心。而施諸其內。太尉不反其道。而何以爲治。或者以爲兵久驕不治。一旦繩以法。恐因以生亂。昔者郭子儀去河南。李光弼實代之。將至之日。張用濟斬於轅門。三軍股慄。夫以臨淮之悍。而代汾陽之長者。三軍之士。竦然如赤子之脫慈母之懷。而立乎嚴師之側。何亂之敢生。且夫天子者。天下之父母也。將相者。天下之師也。師雖嚴。赤子不敢以怨其父母。將相雖厲。天下不敢以咎其君。其勢然也。天子者。可以生人。可以殺人。故天下望其生。及其殺之也。天下曰。是天子殺之。故天子不可以多殺。人臣奉天子之法。雖多殺天下。無所歸怨。此先王所以威懷天下之術也。伏惟太尉思天下所以長久之道。而無幸一時之名。盡至公之心。而無卹三軍之多言。夫天子推深仁以結其心。太尉厲威武以振其情。彼其思天子之深仁。則畏而不至於怨。思

太尉之威武則愛而不至於驕君臣之體順而畏愛之道立非太尉吾誰望耶

宋王安石上杜學士書

竊聞受命改使河北伏惟慶慰國家東西南北地各萬里統而維之止十八道道數千里而轉運使獨一二人其在部中更無崇卑皆得按舉雖將相大臣氣勢烜赫上所尊寵文書指麾勢不得恣一有罪過糺詰按治遂行不請政令有大施舍常咨而後定生民有大利害得以罷而行之金錢粟帛倉庾庫府舟車漕引凡上之人皆須我主出信乎是任之重也而河北又天下之重處左河右山強國之與鄰列而爲藩者皆將相大臣所屯無非天下之勁兵悍卒以惠則恣以威則搖幸時無事廟堂之上猶北顧而不敢忽有事雖天子其憂未嘗不在河北也今執事按臨東南無幾何時浙河東西十有五州之吏士民未盡受察便宜當行而害之可除去者猶未畢也而卒然舉河北以付執事豈主上與一二股肱之臣不惟付予必久而後可要以效哉且以爲世之士大夫無足寄以重獨執事爲能當之耳

伏維執事名行於天下。而材信於朝廷而處之。宜必有補於當世。故雖某蒙恩德最厚。一日失所依據。而釋然於心。不敢恨望。唯公義之存而忘所私焉。

宋王安石與馬運判書

運判閣下。比奉書。卽蒙寵答。以感以忤。且承訪以所聞。何閣下逮下之周也。嘗以謂方今之所以窮空。不獨費出之無節。又失所以生財之道故也。富其家者資之。國富其國者資之。天下欲富。天下則資之。天地蓋爲家者。不爲其子。生財有父之嚴。而子富焉。則何求而不得。今闔門而與其子。市而門之外。莫入焉。雖盡得子之財。猶不富也。蓋近世之言利。雖善矣。皆有國者資天下之術耳。直相視於門之內而已。此其所以困與。在閣下之明。宜已盡知。當患不得爲耳。不得爲。則尙何賴於不肖者之言耶。今歲東南饑饉如此。汴水又絕。其經畫固勞心。私竊度之。京師兵食宜窘。新芻百穀之價亦必踴。以謂宜料畿兵之驚怯者。就食諸郡。可以舒漕輓之急。古人論天下之兵。以爲猶人之血脈。不及則枯。聚則疽。分使就食。亦血脈流。

通之勢也。儻可上聞行之否。

宋王安石與趙禹書

某啓。議者多言遽欲開納西人。則示之以弱。彼更倔強。以事情料之。殆不如此。以我衆大。當彼寡小。我尙疲弊。厭兵。卽彼偷欲得和。可知。我深閉固距。使彼不得安息。則彼上下忿懼。并力一心。致死於我。此彼所以能倔強也。我明示開納。則彼孰敢違衆首議。欲爲倔強者。就令有敢如此。則彼舉國皆將德我而怨彼。孰肯爲之致死。此所以怒我而怠寇也。老子曰。抗兵相加。哀者勝矣。此之謂也。至於開納之後。與之約和。乃不可遽。遽則彼將驕而易我。蓋明示開納。所以怠其衆而紓吾患。徐與之議。所以示之難而堅其約。聖上恐龍圖未喻此指。故令以書具道前降指揮。如西人有文字詞理恭順。卽與收接聞奏。宜卽明示界上。使我吏民與彼舉國皆知朝廷之意。

宋朱熹上宰相書

熹嘗謂天下之事。有緩急之勢。朝廷之政。有緩急之宜。當緩而急。則繁細苛察。無以存大體。而朝廷之氣。爲之不舒。當急而緩。則怠慢廢弛。無以赴事。幾而天下之事。日入於壞。均之二者。皆失也。然愚以爲當緩而急者。其害固不爲小。若當急而反緩。則其害有不可勝言者。不可以不察也。竊惟朝廷今日之政。無大無小。一歸弛緩。今亦未暇一一條數。以愚崇聽。且以荒政論之。則於天下之事。最爲當急而不可緩者。而荒政之中。有兩事焉。又其甚急而不可少緩者也。一曰給降緡錢。廣糴米斛。今二廣之米。艫舳相接於四明之境。乘時收糴。不至甚貴。而又顆粒勻淨。不雜糠粃。乾燥堅碩。可以久藏。欲望明公察此事理。特與敷奏。降給緡錢二三百萬。付熹收糴。則百萬之粟。旬月可辦。儲蓄既多。緩急足用。政使朝廷別有支撥。一紙朝馳而米夕發矣。且往時不免轉大農之粟。發內帑之幣。以應四方之求矣。積之於此。與彼何異。而又乘賤廣糴。利重費輕。殆與臨期支撥。糴貴傷財者。不可同日而語。且今米船已集。求售無所。停住日久。坐失本利。後者懲創。因不復來。無窮

之害實自今始。此一事也。二曰速行賞典。激勵富室。蓋此一策本以誘民事急則藉之以爲一時之用。事定則酬之以爲後日之勸。旋觀今日失信已多。別有緩急。何以使衆。欲望明公察此事理。特與敷奏。照會元降。卽與推恩。使已輸者無怨恨。不滿之意。未輸者有歆豔慕用之心。信令旣行。願應者衆。則緩急之間。雖百萬之粟。可指揮而辦。況是此策。不關經費。揆時度事。最爲利宜。而乃遷延歲月。沮抑百端。使去歲者至今未曾霑賞。而今歲者方且反覆卻難。未見涯際。是失信天下。固足以爲後日之所甚憂。而自壞其權宜濟事之策者。亦今日之所可惜也。謀國之計。乖戾若此。臨事而悔。其可及哉。此二事也。然或者之論。則以爲朝廷撙節財用。重惜名器。以爲國之大政。將在於此。二者之請。恐難必濟。愚竊以爲不然也。夫撙節財用。在於塞侵欺滲漏之弊。愛惜名器。在於抑無功幸得之賞。今將預儲積蓄。以大爲一方之備。則非所謂侵欺滲漏之弊也。推行恩賞。以昭示國家之信。則非所謂無功幸得之賞也。且國家經費。用度至廣。而耗於養兵者十而八九。至於將